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四)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 谷風

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  
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  
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  
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  
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  
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  
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  
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  
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  
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  
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也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

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習習谷風維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

### 風及雨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

志則恩愛成。谷音穀

### 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

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上勇反注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阨於革反難乃旦反。

### 將安將樂

### 女轉棄予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樂音洛

### 疏

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注下皆同。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與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  
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  
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  
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  
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  
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  
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  
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  
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  
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  
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令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  
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  
俗薄故於**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  
此明之。而**成**。頽徒雷我於懷言至親  
反上時掌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箋云寘置也置  
已也。寘**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  
之致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  
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旋轉而升

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與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頽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上故曰焱焱上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頽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習習谷爲焱不復爲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

### 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

###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箋云大德切嗟以道相成之謂也。嗟七河反

疏

習習至小

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與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不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

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為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為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 谷風三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不得終養

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蓼莪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莪長大貌箋云





**恥** 餅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餅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  
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餅蒲丁反罄苦定反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  
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

養恨之言也。鮮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息淺反供九用反

**則靡至** 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  
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人門又不

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 **疏** 餅之至靡至。正義曰罍器  
韓詩云怙賴也恃恃負也 **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

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餅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為酌  
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

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  
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為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

恨言寡矣民之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况我尚不得終  
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

已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  
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

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餅小至恤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



大者受一斛是疊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疊盈言為疊恥者是為主疊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疊大似富眾餅小似貧寡然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堪亦為均也今餅盡而疊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眾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眾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罄則疊盈矣疊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恥故知是為疊者恥以喻王恥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父兮生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我母兮

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

入腹我

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

撫畜喜郁

反顧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欲音故覆芳福反。欲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欲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欲報父母是德昊天罔極。

心無極。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

詩流十三

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

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

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

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正義曰上章摠言父母此分父

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

或身體媮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

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

之於腹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

**山烈烈** 飄風發發 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

發然寒且疾也。飄避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箋云穀養

遙反後篇同本又作票 疏 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害 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

故覩此寒苦之害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難

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

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正義曰何害

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  
且虐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  
民莫不  
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律律猶烈烈也  
弗弗猶發發也  
民莫不

穀我獨不卒

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九苦征役之事也  
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

名疏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  
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

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  
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  
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  
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  
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  
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輸之勞即是役也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有

# 饜簋飧有挾棘匕

興也饜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挾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

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饗饌以其爵等為之半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饜音蒙

簋音軌。餼音孫。抹音刺。又其牛反。下章同。匕必履反。饗於恭反。施始。豉反。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砥之履反。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

瞻言顧之。潛焉出涕。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瞻音卷。本又弄。

脊。潛所姦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疏。有饒。至出涕。正義曰。言有饒。然滿者。簋中。

于偽反。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餼。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

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

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傲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

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瞻然。迥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

世已過。而去。瞻然。迥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



由此潛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饒滿  
 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飧饒為其狀故知饒滿簋貌也主  
 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  
 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揉為匕之狀故知長  
 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  
 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  
 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  
 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  
 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  
 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為喻。箋飧者至天下厚。正義曰箋飧之所用故言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  
 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  
 不備禮曰飧對饗餼之大為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  
 曰饗餼是也言凡飧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  
 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饗餼九牢侯伯飧四  
 牢饗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饗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  
 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眾臣從賓者  
 也行人主礼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  
 其爵等為之牢礼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爵



大夫也則餼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餼少牢饗餼大牢此  
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  
爵等爲之半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  
餼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  
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瞻言顧之傷其不見  
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  
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周  
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  
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  
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爲貢賦之偏  
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  
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  
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爲貢賦而砥矢並言是  
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  
言周道爲事廣所可平直者卽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祭祭衣服鞞鞞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  
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

履其恩厚而法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  
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斂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小東大  
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東杼柚其空**

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  
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

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  
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糾**

**糾葛屨可以履霜**

行彼周行

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  
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  
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  
黜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高反韓詩作  
嬿嬿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窵非也周行戶  
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并注同餽音運。**既往既來使**

**我心疚**

箋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  
則空盡受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

也。疚

**疏**

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  
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己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惟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卽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諸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箋會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亾春秋之世諸侯之事

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糶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洌沈泉無澍以穫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

洌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

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洌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寢子鳩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

**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

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蓄勅六反

**疏**

有洌

至可息。毛以為有洌然寒氣之沈泉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樵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

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意當餽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沈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穫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愛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尙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從毛餘同。傳冽寒至憚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列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卽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箋穫落至爲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韜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韜剝之長數尺可爲繩索又可爲甌帶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祭祭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祭祭鮮盛

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

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來音賚注同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舟人舟楫之熊羆是裘

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宄氏之職。羆

彼皮反楫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

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疏

東人至是試

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

師之子則有祭祭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人之子以

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

已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其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



畿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詰文以不被  
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箋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苦則知西人爲逸豫西  
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  
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  
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  
以下言周道衰也。所名道衰唯有一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  
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蓋不  
以其漿言政偏鞞鞞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  
唯此二事故摠解之。箋舟當至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  
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表而對是試則周人  
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  
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  
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  
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遺賤人求捕熊羆故  
知在真氏允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允氏下士一人冥  
氏掌設弧張爲阱擣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允氏掌攻螫獸  
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螫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卽亦  
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

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  
 之世莫不嬖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  
 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  
 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此云  
 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  
 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  
 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  
 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共酒

不以其漿或醉於酒鞞鞞佩璲不以其長鞞鞞玉貌

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鞞鞞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  
 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鞞胡犬反字或作瑋

璲音維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跂隅貌

襄反闔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反也

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且莫七辰一移因謂之疏  
 七襄。跂說文作岐丘跂反徐又丘婢反更音東歷也疏  
 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酒  
 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鞞

翰然佩其璣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璣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璣云是玉也故翰翰爲玉貌璣璣釋器文郭璞曰玉璣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璣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翰翰刺素餐也某氏云翰翰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摠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

言置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歧頭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且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鄺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

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睨彼牽牛不以**

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相**睨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

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類忍反**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且出謂明星

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有挾天畢載**

**施之行**挾畢貌畢所以助載畢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

已疏

雖則至之行。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

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正義曰河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揀畢至掩兔。正義曰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鶯鶯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以斂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洒漿**  
挹斟也。斂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  
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斟

**北有斗西柄之揭**  
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

**起謁反**  
**疏**  
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起謁反



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南有箕則徒  
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  
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  
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  
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  
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  
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  
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  
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其名之  
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爲北也。傳翕合。正義  
曰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爲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  
也。箕翕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爲箕星踵狹而舌廣  
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  
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爲踵  
因引之使相遠而爲舌也

###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天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疏

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

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  
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  
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  
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  
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  
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入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  
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  
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  
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  
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案此  
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  
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  
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  
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關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  
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  
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  
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  
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為如適之徂皆訓為往今

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祖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玉身自言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玉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

日月先後  
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徯暑  
徯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徯猶始

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  
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構古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

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會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會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且反疏

四月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  
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于  
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會施恩  
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徯為

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徯往至往矣。正義曰  
徯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

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  
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

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  
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

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徯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  
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

故以始言之。祖訓為往。今言祖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卽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祖。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祖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祖東山為到。東山是祖。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曰淒淒百卉具腓**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

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淒。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離憂瘼病適之也。詩云。變也。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

**疏**  
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

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



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之歸於亂也

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養其餘亮反疏箋我獨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

文以寒喻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故言寒也

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令力呈

反蕃音煩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與音預

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夫於惡。廢如字一音發快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疏**

山有至其尤。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

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富。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不得

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傳廢快。正

義曰說文云快習也。恒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相彼泉水載清載

**濁**

箋云相視也。伐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會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我日

**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速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

者可謂能善。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

**疏**

相彼至能穀。毛以為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

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會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曰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

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曰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

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  
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

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  
理眾川使不離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滔滔吐刀反  
長張丈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今王盡病其封畿

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會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  
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似

醉反下  
篇同。疏  
強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

魯語曰禹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  
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  
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

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  
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

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  
會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

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  
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期已

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制芻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貪殘也

**匪鵠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

**逃于淵**

鵠鵠也鵠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鵠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

然也非鵠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鵠徒丸反字或作鵠以專反鵠也鱣張連反鮪于軌反鵠音彫

**疏**

匪鵠至于淵。毛以為鵠也鳶也

鵬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鷓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鷓鵬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鷓鵬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鷓也鵬之大者又名鷓孟康漢書音義曰鷓大鵬也說文又云鷓鷓鳥也鷓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鷓鵬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杞枸櫞也桋赤棟也箋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

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本亦作君。子作歌維。美音夷枸音苟櫞音計棟所革反郭霜狄反。



以告哀

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疏**

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蔽蔽之榮隰之有杞楨之木

是榮生於山水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人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楨赤楨。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楨舍人曰楨名赤楨也某氏曰白色為楨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楨可作鞞郭璞曰赤楨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楨葉貞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正兩

注喻已同養餘亮反

**疏**

北山六章三章

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

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

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也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也行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偕智強

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壯貌土

休止。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也

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

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盬音古。

疏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

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

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偕偕然而強壯今為王事之子

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溥天之下莫非王

母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大率循濱涯也箋云此言

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溥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眾

音普濱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崖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

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  
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疏

也濱溥大

○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許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  
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許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  
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  
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  
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  
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聘恨其有人  
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  
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眾也○傳賢勞○正  
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  
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  
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  
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  
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  
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四牡

彭彭王事傍傍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  
已○傍布彭反得已音以○

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

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鮮息淺

反沈云鄭音仙

旅方方剛經營四方

旅眾也箋云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

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

燕燕安息貌

或盡瘁事國

盡力勞病以從

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巳于行

箋云不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

號或慘慘劬勞

叫呼號召也。戶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

叫本又作踔古甲反號

或棲遲偃仰或一土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

燥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印音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反

或湛樂飲

酒或慘慘畏咎

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

或出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

箋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疏

或燕燕至不為。正

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人風議謂問暇無事出入

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者定本集注並作議俗  
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為異餘同。箋鞅猶至促遽。  
正義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  
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  
以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  
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  
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  
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八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士大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

之從事反見諧害  
自悔與小人並。  
**疏**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

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

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  
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  
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況  
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



塵兮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

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偽反。篇末同本，或作辱。

無思百憂，祇自疚。

兮

疚，病也。箋云：百憂者，眾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疾都禮反。任音音。

焉

無將至疾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王愆起連反。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

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

眾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已。傳：大車，小人之所

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

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率車牛，遠服買用。是

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

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

也。大車比小人之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無將大車，維塵

實實

箋云：實實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真莫庭反。又莫迥反。令力呈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箋云：思眾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頰

古迥反沈  
又古頌反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箋云雍猶蔽也。雍於勇反字又作雍又

於用  
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箋云重猶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疏**  
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

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命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摠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 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

以刺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芄野

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

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芄音求更音庚。心之憂矣其毒

大苦

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

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箋云

其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共音恭注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箋

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罟音古

疏

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

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

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芄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

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尙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  
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  
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狀我豈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  
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惟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  
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  
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  
是也。傳芄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芄蓋地名言其  
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  
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  
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  
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  
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  
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芄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

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  
 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  
 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  
 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  
 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  
 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  
 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  
 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梅切耳然  
 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  
 王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  
 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  
 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  
 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  
 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  
 故爲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  
 天下土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  
 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  
 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勸友使聽天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



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

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荒野以四月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念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

念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憚勞也箋云孔甚庶

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痺同

念彼其人

瞻瞻懷顧

箋云瞻瞻有往仕之志也○瞻音眷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疏

昔我至譴怒○毛以為大夫言昔我初往向先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

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眾事兮我事甚

繁眾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瞻瞻然情懷反顧

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為異言往至

於芄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除陳生  
 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  
 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輿傳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箋四月  
 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  
 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  
 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  
 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芄野以四月自  
 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  
 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  
 之辭此得為往到芄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  
 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  
 謂初到彼地為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輿文與此同洪  
 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若毛以方煖為二月  
 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  
 煖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月方輿

輿煖也。謹棄戰反。怒乃路反。輿於六反。煖音暄。又奴緩反。

曷云其還政

昔我往矣日

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

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

尚不得歸。○楚子六反稜戶郭反菽音叔。詒伊戚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

念彼其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豈不懷

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

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慮反。靖其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其具式用穀善也

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

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

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疏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作佑並同疏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

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  
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  
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  
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才仕  
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  
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  
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  
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正  
義曰靖謀釋詰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  
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社預注云正直  
爲正正已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  
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  
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  
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  
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  
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

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  
有此位分故謂之汝位也。  
咎爾君子無恒安息息猶  
也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福皆大  
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  
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立早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毛詩注疏卷第十三之一



中清嘉慶壬寅車葉  
中清嘉慶壬寅車葉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三之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焱誤焱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

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嗟誤磋案正義作磋嗟磋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

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

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可證

故謂之蒿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

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剝添者一字

是疊大如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補鐘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爲愔說文愔起也此箋愔起也明是易畜爲

愔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爲愔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大東

斂則兼言民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鏗云斂當斂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束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倣案正義云皆共法倣

又云而法倣之是其本作倣字

雜記法

補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殮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殮下當有饗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

闕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蒲鏗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即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

木部云柚橘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

毛本屨誤履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

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礼云無行則重○賄反幣

補案○衍也

垂橐而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橐誤橐非也今國語作橐乃誤字耳韋昭注云橐

囊也囊橐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橐而入橐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洌沈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洌作洌案釋文洌音列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



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從久列聲

無浸穫薪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云穫落

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考此經毛如字鄭以穫為穫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瑞也价申也之屬同詳見前爾雅釋文穫下引詩云無浸穫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引之非此經有作穫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為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

者是也

蓄之以為家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畜勑六反畜蓄二字

以鴟鴞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冽至可息

閩本明監本毛本冽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荆楚之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穫正義引爾雅本是穫字不云字異義同者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穫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

如此。案舊按非也此郭璞自爲音耳

舟人舟楫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楫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

正義云致舟楫之人之子者當亦是以楫楫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搏正義云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快作決其實不然當是劍也

扶杜以勤歸

毛本歸誤婦闕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勤作動譌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

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殮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云臯臯翰翰刺素餐也某氏

曰翰翰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字與上下文為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寫之誤耳召旻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旦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

字辰字者是也

跂說文作岐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岐改歧云岐舊譌跂今改正案歧字是也

更音東

補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天漢此知當知

此天漢誤是也

睨彼牽牛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睨作睨案釋文云睨華板反考秋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

本晚當皖之誤也廣韻皖明星卽此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

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李巡孫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爲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標起止一字剗爲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今日明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又是也

翕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此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

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并鼎云曰恐于誤非也浦鏗云疑肆字誤是也寫者以

四為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譜肆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并鼎云左傳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

即經之忍字

百卉具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腓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

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為病以為辨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為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



之歸於亂也是爲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爲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廢後磨改廢

廢怵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怵時世反下文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怵定本當是依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怵考文古本同案怵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爲殘

賊言怵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怵作怵誤

上多富斂

補毛本富作賦案賦字是也

定本廢訓爲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

補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鵠匪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鵠徒丸反鵠也字或作鷲正義云說文云鵠鵠也從敦而為聲

字異於鵠也標起止云匪鵠又云傳鵠鵠考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鷲字鵠即鷲字之省耳

言若鵠若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鏜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箋所謂非鵠鳶

者也

非鱣鮪之小魚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

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為魚鳥之非鵠鳶鱣鮪者與傳以為人非鵠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鵠鵠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說文作鵠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又云鳶鷲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鳶說文作鷲是也

鵠鳥皆殺害小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鏜云鳶誤是也

尚各得其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尚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說也

補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

中為車網

補案網當作輶爾雅注作輶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瀟鏗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勤者無事不為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

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已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

不容不爲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有此注則鄭已明言賢者正義不待推作詩而後定其賢者矣是正義本決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白底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底作底案釋文云底兮都禮反白華釋文云底徐都禮反又所支反是此

依徐讀也考底字見於爾雅說文玉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氏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底無此字宋劉夔臆改痕以前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痕與白華痕字皆甚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滅畫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痕通志堂本亦誤爲底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補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維塵雍兮

唐石經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雍作離案雍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離是其證

石經考異云經中雍字皆放此釋文云雍字又作壅考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令當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事下行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

無後剗添

以喻上者

補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日誤四是也

輿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輿誤燠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輿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

義兩云下章日月方輿可證其正義自為文則用燠字者以輿燠為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燠采正義而

誤耳

謹棄戰反怒乃路反

補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

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

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三

十三之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

**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

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將將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箋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為于偽反下同犧象素。

何反皆縛各王音義。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淑善懷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疏 鼓鍾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

之鼓擊其鍾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

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

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爲正樂爲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自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爲之至尤甚。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台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止且廣所及以爲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

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鍾喈喈淮水潛

潛憂心且悲

喈喈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喈音皆潛戶皆反。

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回邪也。邪似嗟反。

鼓鍾伐鼗

鼗音淮

有三洲憂心且妯

妯音大鼓也。

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馨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勅留反徐又直留反郭音爾雅廬叔反又音迪。淑

人君子其德不猶

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瘡瘡病也。猶如字鄭改作瘡羊主反。

疏

鍾鼓

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馨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

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

馨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瘡瘡是病名與上相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瘡相近而誤。傳馨大淮上地。正義曰馨即

臯也古今字異耳韞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妯之言



悼。○正義曰以類。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

上傷悲故為悼也。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以

雅以南以籥不僭。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

反樂器僭七心反。沈及子念反。又楚林反。棘本又作昧音。昧又莫戒反。疏。鼓鍾至不僭。毛以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

禁居蔭反。疏。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

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

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是音磬舒台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

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

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鼓其鍾欽欽然又鼓其瑟與

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

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鐻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鍾鐻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正義曰以上言鍾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鍾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旣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尙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鍾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傳爲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卽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鈞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摠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

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卽武舞故云周樂尙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口焉

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

僅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疏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

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

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懇關年有豐穰時無

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目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

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

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飢饉以見人神相將

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庾不盈首章

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

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

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  
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  
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  
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  
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  
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  
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  
之而盈倉廩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摠言祭祀之事其享  
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  
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  
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報以福  
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未與同族燕飲六  
章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  
報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  
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  
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  
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其論  
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釋祭厠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腍  
膾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  
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釋祭安得以燔爲腍膾也三章傳又

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  
豆邊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末禮  
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  
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  
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眾則所用必廣故  
因分之以為賓謂釋曰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  
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以庶為胾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

楚楚  
茨棘

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  
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生之政以農為本茨  
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徐直  
留反蒺魚世反蒺音疾藜音梨一音梨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箋云黍與稷翼翼

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  
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與音餘注同積如  
字又子賜反蕃音  
煩廡音無又音武  
**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安以侑以**

介景福

安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

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爰湯果反，侑音又，坐才卧反，為其于偽反。

**疏**

楚楚

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乎？言我茲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盞，以獻比至於尸，酌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蒺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會

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  
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  
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  
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  
積之驗也箋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  
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  
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備之期言互辭者庾  
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  
九音草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  
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  
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  
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  
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  
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秭也。傳安  
安坐也侑勸也。正義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  
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  
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摠名皆爲酒也月  
令命大酋爲酒云秣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  
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摠眾穀順上我黍稷之女上言黍稷  
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  
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積田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  
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實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摠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  
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  
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  
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摠  
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人祝延  
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  
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  
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卽郊  
特牲曰舉犛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犛若奠  
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  
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濟濟蹠蹠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濟濟蹠蹠

絜爾牛羊以往絜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濟濟蹠蹠

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絜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

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

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庚

反注同肆音囚飪本又作臚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

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懸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

字○祝祭于祈祀重孔明祈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

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祈補彭反說文作繫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箋云皇睭也先祖

睭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祭祀○睭于况反下篇同

無疆

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

疏

濟濟至無疆。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

義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  
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司牛馬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  
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  
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  
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  
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夫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  
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欲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煑之七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睢之餘同。傳濟濟至其肉。正義曰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  
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踰踰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  
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  
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常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  
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  
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剥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  
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祔者王肅云  
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  
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名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  
其殺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  
解剥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剥其皮體解爛之是煮熟之  
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生羊注云請分別骨  
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  
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剥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職外內饗之爨亨煑則煑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饗掌外祭  
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殺  
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  
掌故稱奔走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

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剥則當亨煑之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傳祊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閉謂之門李巡曰閉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於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摠濟濟踳踳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逆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絜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箋皇

雉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雉也。泮水箋云：皇當作雉，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為例也。先祖與神

一事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雉者，以論祭事宜為歸。雉孫

毓云：考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

安來為義。箋說為長。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燔，燔肉也。炙，

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胙，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

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

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甚反。胙，音律。胙音寮。脂膏，肝炙之。蔽

反。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

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

肉物肥胙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胙字又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西為交邪行。



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疇市由反又作酬度如神保是格報以介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

**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報也。

**疏**

執爨至攸酢。毛以爲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

之人皆蹠蹠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腍而得禮也或燔燒腓脛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爲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口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爨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腓美者旣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傳爨饗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饗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

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獻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踏踏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脾管，王肅云：取脾管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取脾管。注云：脾管，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脾管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管時也。如是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脾管燎於爐，炭是燔脾管也。既以燔為脾管，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箋：燔燔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遙炙者爲近火故云傳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鬻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鬻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鬻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胙骨燎之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以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曰也。傳莫莫至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爲甚眾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餅中百曰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常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

其籩則糗餌粉糝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  
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  
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  
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眾爲  
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  
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  
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  
客也釋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箋君婦至  
胙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  
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胙也釋言文舍人曰庶眾也胙  
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胙然則豐胙亦肥多之義爾雅既  
有此釋且以爲俎孔頴類之宜爲肉甚肥胙故易傳也天官  
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  
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  
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胙  
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  
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  
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  
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夫人摠主之故也。箋  
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

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我

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祖賚孝孫燠敬也善其事曰工

賚予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祖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

嘏之物往予主人。燠而善反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嘏反苾芬孝祀神嗜

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

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

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嗜市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勅固也箋云齊

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孺子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万是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



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擣而專反。又音蔀。又而純反。何耳。誰反。醢音海。○**疏**我孔至時億。毛以爲上三章。

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卽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筐。既勅二句爲異。以祖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勅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畧也。傳煖敬至賚予。正義曰。煖敬釋詁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箋我我孝至主人。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摠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獻。



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卽云祖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卽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卽云祖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苾苾至之意○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是不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傳稷疾也勅固○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減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祀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

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齊  
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與出宰夫以籩受嗇  
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  
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  
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特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  
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  
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  
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  
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擣于醢者以醢亦宜  
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菲菹辨擣于三豆有擣醢之  
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擣于醢以授尸也  
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  
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  
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小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  
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  
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  
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

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受嘏之禮。

**告**

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

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

**聿歸**

皇次也箋云具皆也皇若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

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謾所六反起也夏尸雅反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

**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疏**

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也。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

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

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鍾鼓以送尸。謂

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

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

而擊鍾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

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

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

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

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謾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  
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  
尊備儀盡飾蓋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  
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尸以利成也  
此云皇尸載起卽彼尸謾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  
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報告主  
人利成尸卽謾大夫則祝入乃尸謾明天子則祝人又報以  
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  
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祀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  
依釋詁以皇爲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  
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醉  
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  
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謾送尸  
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  
皆依釋言云謾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  
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  
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竟鬼之氣郊特牲云竟氣歸於天



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爲敬。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而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邊知君婦邊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爲敬。箋祭禮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視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視命徹胾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注云胾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不尙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爾穀既將莫怨具慶

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既

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

**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猶長幼也

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

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具至引之。正義曰以

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

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殺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

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

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

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案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曰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詰文釋詰云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一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之焉

**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

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

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  
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鬼神**信彼**南山維禹甸

**之酌酌原隰會孫田之**  
甸治也酌酌墾辟貌會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

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

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酌音勻又作酌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婢

亦反佃音田本亦**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或作田乘繩證反。理分地理也

**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東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酌酌然成

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會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

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

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酌酌田也

注引此酌酌原隰與甸音同也知會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會孫田禹之地故知會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  
 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  
 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  
 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  
 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  
 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  
 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  
 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  
 亦爲成王鄭以礼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  
 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  
 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  
 王所脩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  
 王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  
 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  
 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  
 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  
 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  
 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首  
 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



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泐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  
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隤之之隤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  
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  
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  
其居一戚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  
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  
人既云十里爲成卽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湏是當甸  
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湏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湏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

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  
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  
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  
衆一旅盡舉大眾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  
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  
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  
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  
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  
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  
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  
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  
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  
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  
爲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  
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  
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尙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  
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年之冬必有

積雪。雨于傳反。益之以霽。霽既優既渥。小兩曰霽。崔如字。雰芳云反。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霽土革反。霽音木。優說文作擾音憂。渥烏學反。既

霽既足生我百穀。疏。時在上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雨下此雪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霽

霽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

以故得生我之眾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

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

例。傳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

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

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

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小雨霽霽。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

有云小雪者誤  
今定本云小雨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  
場畔也翼翼讓

貌。場音亦下  
同或或於六反  
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

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  
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

畀必寐反注同齊側皆反。  
**疏**  
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

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  
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

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  
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

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場畔至盛貌。正義曰  
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為場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

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  
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

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會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  
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  
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駢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昇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昇我是賜下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諧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報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

剝瓜為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

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便毗戰反削思約反淹英鉗反漬子賜反淹也。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

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祜音戶。

**疏**

箋中田至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



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  
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  
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  
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  
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  
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  
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  
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  
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  
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周尙赤也

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  
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  
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下同鬱  
雍勿反齊才細反亨普庚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

**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

合馨香也○膋音聊  
中丁仲反臭昌救反  
**疏**祭以至血膋○正義曰此章陳正

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腍，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營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為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鬱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醪酒也。昔酒今之首久白酒，所謂鬯。

醴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  
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摠攝諸酒  
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立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立酒水  
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  
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煑之以和  
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  
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  
也此言清酒箋旣辨之早麓云清酒旣載騂牡旣備箋直言  
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鬯  
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  
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汎  
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旣載清醑箋云旣載清  
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  
也清醑之言亦摠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早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盎齊浣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  
酒也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酌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酌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  
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  
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  
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  
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  
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  
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  
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  
夫袒而毛牛尙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  
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  
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  
節。正義曰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申節也祭  
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辟臂則此亦卿大夫也。箋毛  
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臂據文言之直  
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  
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  
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  
純臂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臂脂膏也血以告殺亦

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擘管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蕤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是承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也箋傳無箋云兩字是承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也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箋云皇之言睪也先祖之靈歸睪疏是承至無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疆皇介

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覓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牲是牲也酒及血管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 信南山六章音工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卷終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

補案下之字衍

以云諸侯

補毛本云作示案示字是也

與彼文到者

補案到當作倒

傳馨大淮上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剝添者一字淮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韎木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

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

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

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如是音磬舒合

[補案磬當作聲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聲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四夷之樂雖爲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懇闕

闕本明監本毛本懇作墾案所改是也毛本闕誤闕

文指田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

闕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也

我莪黍稷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莪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莪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莪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猗嗟釋文云藝技其猗反

我將得黍稷焉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

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為億伐檀正義有明文

何所種之黍與與然

補毛本何作我案我字是也

依九音草術

補案音草當作章筭形近之譌

以黍稷為國之主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則當用積田黍稷

補案積當作藉形近之譌毛本作籍

必祭祀所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鏜云疑脫非字是也

或陳于牙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牙牙即互之別體碑刻中每見之周禮釋

文云互徐音乎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

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剥其皮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腥之是解剥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剥其皮是

正義本作肉字

而享其祭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其義濟濟然

補案義當作儀毛本作儀是也

司徒奉司牛馬奉羊

補案司牛二字當倒

報之以大夫之福

補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大

由名有所司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鏗云各當各字誤是也

體其犬豕生羊

補案生當作牛毛本不誤

供其脯脩刑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蒲鏗云應誤撫考周禮是也

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剝添者

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肉案釋文云肉羞如字肉羞房中之

羞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肉羞庶羞者是其本作肉不誤也

必取肉物肥腴美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

婦至腴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有者是

故云傳火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

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鏗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鏗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鏗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薦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籩上浦鏗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嘏古嘏反

補毛本同案下嘏字乃假字之譌釋文技勘通志堂本作假廬本作雅云舊譌今改正案雅字

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既匡既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以稷疾勅固例之必不與鄭義

同正義依王述毛以說傳云既能誠正矣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如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

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爲筐之假借不云讀爲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本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爲長正義云既匡既勅二句爲異又云此經云既筐皆易字之例耳。按說文筐卽匡之或字卽知毛訓正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

也

又音芮

補釋文按勅通志堂本盧本芮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芮字

以孺于醢以受尸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特于季指

補特當作桂形近之譌

故孝子前就凡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

是也

眉壽百年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百當作万形近之譌儀礼少牢嘏辭眉壽萬年万萬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

補毛本一作亦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尸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

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經鍾鼓既戒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為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舊按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

也又云郊特牲云覓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標起  
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  
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

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歸之俎所以尊賓客  
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  
字

此尸所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詩誤尸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

闕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  
也

○信南山

昉昉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昉昉音勻又  
作昉蘇遵反又音旬正義云釋訓云昉昉田也注

引此昉昉原隰與勻音同也是正義本作昉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  
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田會

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信然矣又云今原隰墾  
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  
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申甸之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  
衷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

注作衷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佃

丘乘其粢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也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  
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牲

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彼注刪非也

皆丘甸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

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  
成誤井是也



疆場翼翼

毛本場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諧前期十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謂誤諧是也

受天之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祐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

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故曰白牡騂公牲

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騂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

周公牲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轉輾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郊特又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鏗云脫牲字是也

亨于祖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享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福

補案夫當作大毛本不誤